

透过将帅诗词体味伟大抗战精神——

诗染硝烟存青史

■王争亚

壮行诗——《出太行》：“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溜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诗词引用《诗经·秦风·无衣》中“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中的“同仇”，喻指抗战军民举国同心、共同抵御侵略者。诗词气象宏大，意境辽阔，情景交融，抒发了诗人与全国军民一道抗击侵略者的坚定决心。

萧劲光在《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年感怀》组诗中写道：“敌骑踏破中原地，赤县处处血如雨。山河破碎心亦碎，报国张弓射金矢。”诗人因中华大地遭敌蹂躏而痛心疾首，以诗作揭露日寇残暴的侵略行径，也写出了抗战军民英勇战斗的形象。

董其武的《抗日怀壮志》，以“宁作战死鬼，不当亡国民；抗日怀壮志，杀敌岂顾身……”鲜明表达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身杀敌，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崇高民族气节。这首诗荡气回肠，读来令人振奋。

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了盟国作战，配合了欧洲战场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战略行动。洪学智以“举国同仇驱倭寇，环球数（勳）力灭狂痴”的诗句，生动揭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贡献。

二

《将帅诗词选》中的许多诗篇直接记录、反映了抗战期间部分重大战役战斗。1937年9月，八路军第115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临危出征，伏击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及辎重车队。这是全国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以主动出击姿态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后来，参与指挥这场战斗的聂荣臻写下《忆平型关大

捷》：“集师上寨运良筹，敢举烽烟解国忧；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东渡黄河第一战，威扫敌倭青史流……”听说这一重大战果，当时正在南方的陈毅也诗兴勃发，提笔写下《闻八路军大捷》一诗：“抗日旌旗战局开，大军东去薄燕台。南方豪杰风雷动，团结救亡下山来。”这首诗抒发了诗人听闻八路军首战告捷的兴奋之情。身处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两位战将亦武亦文，南北呼应，以诗句记录下那段抗战历史。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此次战役沉重打击了日伪军气焰，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书中收录了刘光裕于1940年9月所作《七律·百团大战》一诗，以“八路雄师攻势猛，百团大战震乾坤。兄弟分区并肩战，拔点歼敌快人心”的描述，凸显了我军勇猛顽强、团结协作的精神和此次战役的重大影响。

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抗日主力，新四军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1938年6月，粟裕指挥新四军先遣支队于镇江西南牛岗，取得了新四军抗战歼敌的首胜，打开江南抗战的新局面。“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卫（韦）岗斩土井，处女奏凯还。”粟裕于战后写下的这首《卫（韦）岗初胜》，诗意记述了此战的重要意义。

三

书中很多诗词还以深情笔触对抗战期间为国捐躯的英烈表达了深切缅怀和崇敬。

曾深得毛泽东赞许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战时期英勇牺牲的高级将领。书中收录了朱德于1942年6月2日饱含深情写下的《悼左权同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

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诗句情真意切，意境高远，表达了作者对左权的高度评价和不尽思念之情。

彭雪枫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他身经百战，屡建战功。1944年9月上旬，彭雪枫在豫皖苏地区指挥部队打击各地顽军。在夏邑县八里庄战斗中，他不幸壮烈牺牲。书中收录了张爱萍于当年10月写下的《彭雪枫同志挽歌》，其中讲述了彭雪枫将军的赫赫战功：“首战长沙城，八角亭光荣负伤；乐安事变，荣获红星章。雪山草地，百炼成钢。在豫东，燃起抗日烽火；在淮北，粉碎敌寇‘扫荡’……”并表达了“完成你未竟的事业，夺取全中国的解放”的宏大愿望和必胜信念。

抗战期间涌现出许多英雄集体，比如“狼牙山五壮士”。《将帅诗词选》收录了陈亚夫将军的五言绝句《狼牙山五壮士》：“战马驰燕赵，血染狼牙山。浩气千万丈，威震敌胆寒。”5位普通战士宁死不屈、舍身跳崖的壮举惊天地、泣鬼神，展现了中国军人崇高的牺牲精神和民族气节。

出自开国将帅笔下的诗词作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崇高理想、家国情怀和战斗精神的自然流露，是人民军队苦难辉煌和铁血荣光战斗历程的生动写照，也是中华文学艺术宝库中一份独特而又雄奇的文化瑰宝。

那种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生命体验，是《将帅诗词选》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如今，这部诗词选中的作者均已离开人世，但他们生前留下的包括抗战诗词在内的每一篇作品及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与精神境界却是永恒的。

在抗战胜利81年后的今天，重读这部优秀作品，用心体悟那些思想深邃、情感炽热、语言质朴的文字，对于我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不忘初心，砥砺奋进，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视觉阅读 红军过栈道（版画，中国美术馆藏） 刘 仑作



第 6769 期



新书评介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当历史的聚光灯再次对准那场伟大的远征，一个令人感怀的话题涌上心头：当年那群头顶红星、向死而生的年轻人，还有多少人仍然在世？

林强的报告文学《永恒的初心——十五位百岁红军的生命长歌》（四川文艺出版社，以下简称《永恒的初心》），为我们展示了15位百岁红军的长征记忆和晚年生活。作者用5年时间，依托几十万字的采访笔记和上千万幅影像，完成了这部作品。

15位老人中，有聆听过毛泽东同志在瑞金作报告、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被习主席接见过的林攀隆；有三过草地的曹守成、黄晨湘、赵桂英；有小学课文《金色的鱼钩》中的人物原型王玉清；有9岁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向轩……他们是长征的亲历者，每一段回忆都弥足珍贵。

作者最初启动这场追寻时，15位老红军都还健在。而今，书稿甫成，墨香未散，其中数位已化作星辰。时间的流逝是无情的，亲历者的去世是历史书写最大的遗憾。这本书展示给我们的不仅有百岁老兵的容颜，还有那份历经苦难、初心不改的执着。

这本书将叙事重点聚焦“个人”，记录老红军们的革命往事，也描摹他们的人生与晚年。作者聆听汪克讲她参加革命的故事，讲战场牺牲的惨烈；拍摄王全英在百岁之年穿针引线、巧手缝补；观赏孙金道果实累累的脐橙树——这位在长征中3次负伤的老红军，伤愈后回乡务农，70岁开始在苍溪县试种脐橙，带动全村致富……一针一线的温情，柴米油盐的日常，真实质朴的对话，让英雄不再遥远。

这种返璞归真的书写，非但没有消解英雄的光环，反而因其可亲可感，让红色叙事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也让读者看到老红军们终生坚守的精神内核——纯粹的初心，不屈的意志，乐观的心态，坚定的信仰。

作者没有仅仅把老红军们当作采访对象。从初见之日起，他便以晚辈之心、家人之情相伴相守。5年间，他与老红军们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和问候。这种陪伴和交往，早已超越了记者常规的采访，而成为一种情感上的联结。正是这种真心相待，让作者的镜头和文字里，有一种动人的质感。

书中，作者多次为百岁老兵实现晚年夙愿，并拍摄记录下动人瞬间。2023年，他陪同105岁的罗长生重返瑞金沙洲坝、于都长征渡口；2024年，他陪同103岁的黄晨湘重返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旧址。作者还促成了黄晨湘与王全英两位老红军的世纪重逢——当年长征路上，黄晨湘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治伤

当年，他们走过长征

■张弛

报告文学《永恒的初心》讲述十五位百岁老红军故事——

4个月，王全英则是当年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负责照料伤员的护士。88年后，两位百岁老人相聚在一起。作者在书中说：“那种真情感人的程度，比电影里演的还要强烈。”

陪黄晨湘重返故地时，作者提前到当年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所在的天全县探路。最终，重返故地的活动圆满成功。一年后，黄晨湘去世，他的女儿给作者发消息说：“特别感谢你帮助父亲完成了他最大的心愿。”

通过这些故事，我们能看到，作者的书写不是停留在书斋里，而是在用脚走，用心听，用情陪。通过一幕幕感人场景和情真意切的文字，作者带领读者走近那场伟大远征，向那些为今天的幸福生活拼过命的的人，致以崇高敬意。

90多年前，他们用脚步丈量信仰，创造了奇迹。而今，林强用镜头和文字追寻他们的故事，留下动人记录。他们渐渐远去，但眼眸中闪烁的光芒，必将永远留在人们心里。

礼赞羊湖电站建设者

■王敦贤



作品读评

长篇小说《涌动的羊湖》（贺贵成著，安徽文艺出版社）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藏羊湖电站建设为背景，讲述了3000余名官兵在“生命禁区”创造建设奇迹的故事，艺术展现了共和国建设史上一段壮丽篇章。

小说主人公石方竹是羊湖电站建设的负责人，其形象塑造颇具艺术张力。她“身高不足一米六，体重不足40公斤”的瘦弱身躯，与“炯炯有神的眼神闪现着坚毅、智慧的光芒”形成强烈反差，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羊湖电站修建初期，曾因一些问题停工缓建。为争取早日复工，石方竹以“关灯汇报”的方式让与会专家在黑暗的会议室里体验没有电力的感觉，唤醒大家的共情。复工前夕，她主动请缨，面对领导指出的一条条修建羊湖电站所必须面对的困难，以及“还敢接吗”的疑问，石方竹信心十足、态度坚决地说：“我还是一个字：接！”这些情节将一个兼具坚强意志与人文情怀的女性形象立体地呈现于读者面前。

作者还刻画了众多官兵群像。战士张顺因高寒缺氧，罹患脑水肿倒在工地；副连长苏明在塌方时组织战友撤退，自己却被砸倒……这些人物的命运轨迹交织成一部可歌可泣的电站建设史。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未回避人性的复杂：技术员宁林最初因“吃不下这份苦”而离开羊湖电站，后来悔悟“那里需要我，我也需要那个地方”，最终“归队”；工程技术科副科长潘登因高原环境与工作压力患病，为了不“耽误”妻子，他在爱情与责任间艰难选择了后者……这种“把英雄还原为

凡人”的写法，使小说中的人物既有崇高感又亲切和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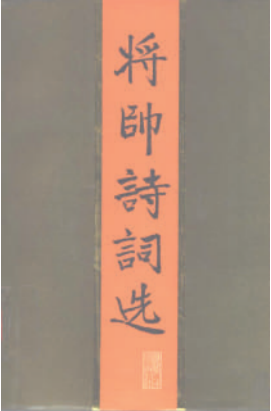
羊湖电站建设的数年会战，孕育出以“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科学进取”为内涵的宝贵精神。作家以文学的方式将这种精神具象化为可触可感的艺术形象。小说中，官兵在含氧量仅为海平面一半的高原，用钢铁铁锤开凿6000米引水隧洞；在塌方事故频发的险境里，以血肉之躯筑起生命防线。这些情节让羊湖电站建设者的精神境界更加具象化。

《涌动的羊湖》在叙事结构上采用“双线并进”的手法：一条线索是电站建设的工程进程，另一条线索是人物的个人经历。这种结构使小说既有历史纵深，又具情感张力。小说灵活使用倒叙与插叙手法，开篇先讲了羊湖电站经过数年修建，却在首台机组充水调试时突发隧洞塌方；年近60岁的石方竹在身体与精神双重打击下病倒，在病床上要求接受组织处理。小说的序曲部分在这里戛然而止，第一章转而从数年前羊湖电站复工讲起。作者以这个“揭示失败的结局”为悬念，与小说结尾隧洞塌方是地壳运动导致的，与施工质量无关，羊湖电站建成后，“拉萨市从此变成了‘不夜城’”形成叙事闭环，在时空交错中完成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在语言艺术上，作家有意识将工程技术语转化为文学语言。“引水隧洞”“抽水蓄能”等专业词汇，通过人物对话和场景描写自然融入叙事，既增强了作品的纪实性，又避免了技术化倾向。

《涌动的羊湖》讲述的是和平年代官兵参与重大工程建设的故事，其中蕴含着浓郁的英雄主义特质，彰显出军旅文学的独特魅力。它告诉我们：那些在极端困境中依然坚守信仰，在平凡岁月里默默奉献牺牲的人，也是英雄。

经典重读



在我的书柜中，有一部伴随我走过近40年风雨的珍贵藏书——《将帅诗词选》。这部书由徐向前元帅题写书名、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书中收录了155位开国将帅创作的500多首诗词作品。这本书，我已记不清读过多少遍了，但每一次阅读，都会获得新的感悟和新的启迪，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再一次翻开《将帅诗词选》，阅读其中直接反映和表现抗战历史的诗词作品，跟随那些蕴藏战火记忆的文字，重回抗战烽火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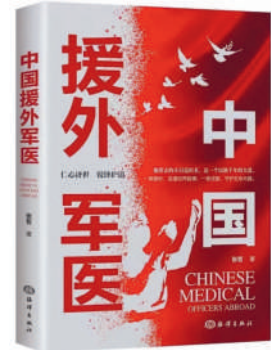
一

阅读《将帅诗词选》，最令人难忘和感慨的莫过于抗日将士的革命豪情和战斗精神。1940年5月，朱德受命离开山西武乡八路军总部，出发去重庆参加谈判。“是时抗战紧急，内战又起，国人皆忧。”朱德提笔写下一首以景抒怀的

中国军医的援外故事

■胡艺榕

悦读分享



世间动人的奔赴，很多时候能超越山海阻隔，让人感受到人世间的温暖大爱。近读张哲的长篇小说《中国援外军医》（海洋出版社），深深敬佩中国军人跨越重洋的援外壮举。作者打破地域与文化的边界，让援外军医故事散发出动人光辉。

小说讲述了钟国龙等5名军医前往南美洲执行援外医疗任务的故事。作品通过人物在逆境中的行动来塑造人物品格。赴南美途中，航班突发险情，多名乘客受伤，钟国龙和战友不顾自身安危上前施救。在当地骑兵团驻地，人们不惧恶劣自然环境和犯罪集团带来的威胁，不顾连日高强度接诊，全身心投入到医疗工作中，获得了当地人的尊重和信任。当毒贩劫持两名中国同胞并要求骑兵团以军医交换时，钟国龙和战友杜镇涛挺身而出。事后被解救的中国同胞感慨说：“真没想到，在距离祖国万里之遥的地方，我们依然能受到中国军人的悉心保护。”

除了展现主人公精神品格，作品还通过他们的经历，侧面展现中国援外军医的集体风采。

作品中，有一个以当地人视角讲述的故事。钟国龙等人在骑兵团接诊时，一名外军上士掀开衣服，露出身上触目惊心的伤疤。这名上士说，他曾在执行维和任务过程中身负重伤，是中国维和医疗队挽救了他的生命。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一名中国军医正在替自己擦洗身体。这位军医不辞辛劳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直到他康复出院，两人也因此

成为挚友。上士用透着温情与怀念的语气，将自己与这位挚友的往事娓娓道来。尽管与钟国龙等人是初次见面，但他目光中满是真诚，他们之间早已架起信任的桥梁。

作者通过一处伤疤和一段回忆展现这跨越时间、空间与国籍的情谊。这个细节让人真切感受到，一批批中国援外军医的无私付出，让“中国军医”在当地成为“可以信赖”的代名词。

这份信赖，源自始终如一的坚守。作为军人，他们严守作风纪律，尽管身处异国“孤岛”，仍保持军容严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坚定拒绝诱惑；作为医生，他们不惧疑难杂症、平等对待不同身份的病人，以高超医术与医者仁心打破隔阂，履行援外军医职责。

这份信赖，还源自善意的传递。小说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被传染病困扰的偏远村落，钟国龙等人认真研判发病原因，用中医理论向随行的当地医护人员讲解诊疗思路，并指导村民辨别可用药材，获得了村民的信任。他们将诊疗方法倾囊相授，村民们也主动拿起工具，寻找那些平时视若杂草的药材，用以熬制汤药。此外，军医们还挨家挨户走访，详细询问每名患者的症状、病史和身体状况。他们轻声细语地安抚幼童，仔细记录重症患者的病情变化，根据患者的年龄、病情调配汤药剂量。小说中写道：“温热的汤药顺着喉咙流进身体，仿佛一股暖流，驱散了病痛的阴霾。”这种景象，与军医们初到村落时，人们脸上愁苦的神情”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军医带给这个小村落的不仅有专业的治疗，还有温暖的善意，而这份善意也必定会继续传递下去。

从初见的疏离隔阂，到相处后的全然信赖，这个过程见证了中国军人和平、友好的风范。初至异国，他们是陌生的外来医者。历经无数次生死守护、真诚相助，临别之时，当地官兵与民众对他们以“兄弟”相称。称呼的改变背后，是跨越国界的信任，也是跨越山海的情谊。就像小说序言中写的：他们身体力行的，是中国军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千年宏愿。中国援外军医远渡重洋、建功异域，让人感受到中国军人这份胸怀天下的大爱，从未改变。